



新西兰南岛游组曲

吴亮

煎饼岩

步入帕帕罗瓦国家公园 倏地风狂雨骤 撑开的雨伞被狂风掀翻 雨衣更无用武之地

我们不打退堂鼓 迎向狂风,顶起暴雨 尽管举步艰难 终究到达普纳凯基海湾 举世闻名的煎饼岩

资料显示 临海的这片石灰岩 三千多万年以前 历经地壳变动 风化沉淀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雕塑出层层叠叠的悬崖 宛如巨型的煎饼

巨浪拍打着煎饼岩 绽开朵朵洁白的浪花 轰隆隆作响 成群的海鸥 时而落脚悬崖 时而展翅挑战风雨 与煎饼岩配搭 化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我们绕着环形通道 又是拍照 又是录视频 忘了天寒地冻 忘了一身的湿和冷

瓦纳卡之树

据说,这一棵柳树 在瓦纳卡湖 已经孤独80多年

这一棵孤独的树 原本寂寂无名 2014年,一位摄影师(注1) 竟然改写了它的命运

孤独树 从此不再孤独

世界各地的游客 专程前来打卡 合影之余 也为孤独树增添人气

我们都不例外 背景 是瓦纳卡湖和远方的雪山 以不同的角度 我们和孤独树留影

傲立在湛蓝湖水中 孤独树也向我们展示 坚韧不拔的生命力

小蓝企鹅

初夏,夜短日长 奥玛鲁蓝企鹅保护中心 濒海的贵宾观景台 访客翘首企盼 一早下海捕鱼的小蓝企鹅 安全回巢

夜幕逐渐低垂 耳际响起广播员的声音 首批小蓝企鹅 正随波逐浪归来

蓝企鹅娇小玲珑的身影 终于映入眼帘 随着波浪,小蓝企鹅 越过乱石 卖力登上陡峭的海岸

几只小蓝企鹅 成功佇立在岩壁之上 似乎是作小憩 又像是在等候其他同伴 之后,穿越矮栏栅 摇摇晃晃,跌跌撞撞 回返各自的巢穴

小蓝企鹅回归的场景 憨态可掬的模样 令人目不暇给 也让奥玛鲁名扬四海

蛛覃蚋(注2) 游船划破

平静的蒂阿瑞冰川湖 大家都在等待 探索蒂阿瑞洞穴的奥秘 近距离观赏 蛛覃蚋的风采

接待室里 讲解员不忘强调 蛛覃蚋并非萤火虫 过后,导游当先 我们踏上蜿蜒曲折的山路

导游说 蛛覃蚋群聚的石灰岩溶洞 已经存在一万两千年 流水冲刷、风雨侵蚀 岩洞中,石柱千姿百态 地下瀑布湍急汹涌

导游沿途指引 终于来到小船的所在处 紧记导游的提醒 不出声、不发光 依序登上小船

漆黑寂然之中 导游拉着定位的绳索 小船缓缓前行 岩壁成为大家的焦点 千千万万的蛛覃蚋 宛如空中的繁星 也像是一幅奇妙的画卷 在我眼前徐徐拉开

注1: 新西兰摄影师丹尼斯德马赫(Dennis Rademacher)拍摄的孤独树,赢得2014年度的最佳风景照。

注2: 蛛覃蚋(Arachnocampa luminosa) 常被称为萤火虫。它们寄生在洞穴里,黑暗中能发出蓝光。

附注、英对照:

帕帕罗瓦国家公园(Paparoa National Park)、普纳凯基(Punakaki)、煎饼岩(Pancake Rocks)、瓦纳卡(Wanaka)、奥玛鲁蓝企鹅保护中心(Oamaru Blue Penguin Colony)、蒂阿瑞冰川湖(Lake Te Anau)。

拉庆一夜(外一首)

李宁强

车停拉庆 倦意眼瞳放大 晚上八点。驿站,人和行李 大街在霓虹里 拉茶与闪电齐飞 蛋和甩饼痴恋 一堂天南地北 不同肤色

大风扇扯着打盹双眼 过期的足球赛被大大四方框包围 球星年华正富 所有叫喊不逾期

后来下起雨 挤到骑楼下用刀叉夜宵 异乡的手抓饼 滋滋冒汗的大煎鼎在身边 和铁铲情话不断 跑堂的南国姑娘来回穿梭 渐渐淡成子夜的一片模糊

离开喧哗 长街伸向黑夜 我们在拉庆淋着雨,摸索 回家的路



马来西亚柔佛的拉庆是一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转站,去年底因游适耕庄,回程时停宿拉庆一晚,在阴暗的小酒店里近身感受了拉庆,还有屋外那场滂沱的大雨...

授我以雨

心室之干涸 如五月晴空湛蓝 云不飘半朵 风帘来 似烧旺的火

期盼你眸中潮湿 迎向睡了一夜的水潭 没半尾游鱼 喘息大地

所有的树露出头 贫瘠涂抹干瘪的枯黄 看不到明窗 那泓水灵

你还在吗 如果下一场雨 我不需要鱼 也不要言不及义的语言

生活小品

拥车·驾车

吕岸

住宅区吊丧: 回程还逆行呢! 幸好没让交通警察碰上,也没发生交通意外。隔天,青年船国家队长吴坤江还说团员没良心,这么多人挤在 Kee Pow 的小车里,可要把新车弄坏呢(那时新车刚出不到两个月,而35位团员里,拥车的也不过三几人,只好挤,大家亲热亲热)!

那时,两个月集训期间,周末傍晚,我的车会让黄姓团

员驾走,因他隔天一早得回办公室。有团员悄悄说我宅心仁厚,新车也让朋友驾走,毫无条件。我回答,朋友既然开口,因集训上午用不着车,能帮上忙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上述六辆,90年代因有印尼亲人在星,当他不在新加坡时,家中三辆车也由其“照顾”。有一晚,在亚历山大联络所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取车时,发现外勤副理事长蓝炽

理的Mazda 626 就泊在我车旁。我对驾着他马力大的Mazda 929 感到不好意思,忙解释说:“印尼亲人的车,他不在,我帮忙照顾!”

有一回,两个家庭上云顶。我驾着印尼人另一辆红色2000cc的Honda Prelude跑车。他则驾着Mercedes跑车冲在前头。如果我驾的是小车,肯定远远被抛在后头。而这一辆三角标跑车,我只在加东的小巷里兜几圈, warm up 机件,不敢驾到人事部招摇过市!

小市民,这一生拥车6辆,却驾过9辆,包括豪华车、跑车,哈哈!



民迅老师以聚餐、庆祝生日见老友的方式欢度晚年

甘柏雅聚已成立了好几年。民迅老师是主角,时常邀我们去聚餐。多数聚会我都赴约,有时遇到要上班,或是已有约会,只好婉拒。最后一次聚餐我没去,因为喉咙痛咳嗽得厉害,担心谈笑时口沫乱飞,把病菌传染给文友就不妙了。真没想到那是甘柏雅聚的最后一聚,只恨当时身体不适,无缘见民迅老师一面。

民迅老师很好客,我们已雅聚了几十次,几乎每次都由他做东。最后一次聚餐,选楼请文友吃海南鸡饭,他说鸡饭好吃,下次他也要请我们吃鸡饭。我是海南人,最喜欢吃海南鸡饭,多么期待这一餐呀! 可是却再也没有机

会了!! 今年1月24日,他私信群组:我已经失去健康,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祝大家活到百岁。

这些话他说了很多次,我们听惯了也不以为然。1月26日,他写道:祝大家好运健康。我现在在坐牢(留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们都祝福他早日康复。2月8日群组闲聊时,他写:谢谢大家关心。希望快点好,可以回家去。

从他的语气中丝毫感觉不到他将离我们远去,谁知2月11日选楼忽然传来噩耗,说他走了! 多么难以置信呀! 我们都无法接受他的忽然离世!

他遗憾大家住得远,要不然就可以时常一起到咖啡店喝咖啡聊天。

每次来聚餐的文友约有七八位,最多的一次是十五位,得分两桌用餐。他的听力不太好,聚餐

时总是静静地看着我们高谈阔论,很少发言。大家一起吃喝,虽没有吟咏赋诗,但各抒己见,乐也融融。有些片段记忆犹新,比如有一次烈浦说得高兴,竟清唱起来,还用双手拍打呢。每次文友为他祝寿,选楼很贴心,总是带蛋糕来。难忘他在切蛋糕时,脸上那洋溢着快乐的神采!

他以聚餐见老友的方式欢度晚年,文友们也乐得应邀与他相聚。难得的是黄孟文博士和华淑姐(已故)偶尔也出席,连家在东部的君盈绿有时也来凑热闹。

他有脸书但不发帖,倒是不时在脸书发祝福图片给我,有时每天都发,我以简单的话或自己拍的图回应。1月27日早上六点多,我在脸书上收到他寄来的图片。那是他进医院的第二天,还记得那时刚好是大年初六。

当时我立马用WhatsApp私信他:老师早,调养好身子,希望过年后再聚。

六六大顺! 他除了喜欢与文友相聚,也勤于出书。他前后出了十多本书,以朴素的笔触书写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经历。主要的有《荷兰村随笔》、《远山近水总是情》、《披荆斩棘的时代》、《山景居随笔》、《那股失去的芳香》、《让青春绽放灿烂的花朵》、《无名小乡村》、《山城恋歌》、《看守瓜园的日子》、《有志必达》等。

他是老伴的前同事,曾多次邀我和老伴一起参加雅聚,然而老伴性格内向,不善与文人交际,为了不想让他坐冷板凳,我只好只身赴约。

他的晚年生活无忧,孩子都孝顺,只是被肠易激综合症纠缠多年,逝世时,享年87岁。

时间过得太匆匆,他已走了将近四个月。斯人已逝,我也退出了甘柏雅聚群组,因为不想再回到371座金味海鲜摊,怕的是触景伤情呀! (2023年5月31日)